

不

如

歸

徐雲濤譯

日本有史以來最暢銷小說

不

如

當蘆花不朽名著

歸

陳雲濤譯

本書原文第一百版作者自序

已經很久沒有看「不如歸」了，由於這次要出第一百版，要校對，才又順便看了一遍。這實在是一本稚拙不堪的小說。要是僅用純粹說話那樣寫出來，也許會好些，可是爲了勉強要使場面熱鬧，竟加上千千岩和山木的插曲，以及那個小川老婦的蛇足，真是瑕疵百出。現在面對第一百版的呼聲，很想再下一番修改的工夫，但又感到這工作做來麻煩，只得就這樣校對校對了事。

由於這一看，不覺想起一件和本書有關的往事來。那是十二年前的一個夏天，我和妻在相州逗子的地方避暑，租住一家姓柳屋人家的房子。一天，來了一位婦人，她是來作病後休養的，並帶來一個男孩子。當時天氣正熱，所有的旅社都已客滿，我不忍見她無處安身，就和妻相商，結果把自己所租的八蓆兩間中的一間讓出給她。因爲是在夏天，這兩間之間，只隔一重竹簾，所以既可通風，又可通話。如此經過一個月光景，彼此相處很是融洽。這是一位年約三十三四，好像經過憂患的婦人，（並非「不如歸」中那個小川老婦）富於感情，而且很健談。一個傍晚，天氣陰暗，四下清靜，男孩子獨自出外遊玩，這婦人又和我們閑聊起來。在閑聊中，她說出一個令人傷心的故事。

這就是關於浪子的故事。這故事，那時知道的人早已知道，但在我還是新聞。她所說的，僅是浪

子因患肺病被離婚，武男悲傷，片岡中將氣忿將女兒領回，並為女兒特建住舍養病，陪同女兒遊覽京阪，作為一生紀念，以及退回川島家送來的弔儀花圈，這些事實。這婦人一邊說着，一邊拭着涕淚，我靠在柱子上聽得出神，妻只是將頭低下聽着。不知何時太陽已經下山，鄉間的古老屋子裏，已是昏暗，只有說話的人，她這白色的浴衣還隱隱可見。當她說到浪子臨終時，她說：「聽說她這樣說：啊，再，再不要生為女人了！……」她說時歛歛不能成聲，話就到此終止。這時，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的脊髓裏，如同雷滾似地直貫着。

沒有再過幾天，這婦人已恢復健康，她好像把這一夕之談留給我們作為謝禮似地，就回到城市裏去了。時候已到秋天，逗子也寥寂起來。這個故事，始終深深印在我的腦裏。海濤早晚傳着悲楚的聲音，每當佇立在這秋光蕭瑟的海濱時，那死者的影子就好像呈現在眼前。由於過度的同情和憐憫，致使心頭有些鬱鬱難堪，而覺得總須設法予以排遣。於是，就在這故事之上加以一些潤色，寫了一篇未成熟的小說。這最初在「國民新聞」上連載，後來由「民友社」出版專書，那就是本書「不如歸」。

「不如歸」寫述上的拙劣，這是由於作者的不才，如果其中竟會有引起讀者諸君感動之處，那全由於浪子本人藉着逗子那晚那個婦人之口，向諸君訴說的，作者我，不過好像是一根電話線而已。

明治四十二年二月二日

德富健次郎識

本書英譯本序

本書「浪子」——原名「不如歸」，這是本書作者特爲本書英譯本所起的書名。——在現代日本文學中，是一本最受人歡迎的小說，這理由，是在於這故事的完全真實，（譯者按：作者在第一百版自序中謂部分故事非事實。）這敘述的認真審慎，以及這對現代日本人民生活描繪的忠實無僞。但本書的受人歡迎，更有另一個顯著的原因，那就是：本書在現代日本文學史上卓絕地表現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這在日本，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和某一個國家衝突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獨立國家，一種空前的，爲了爭取生存與發展的民族意識的昂揚。日本在這戰爭前三十年間，正是一個在思想上進入到吸收、掙扎，和迷惑的時期，但不久，終於在這結合着寬廣的人性本質的固有武士道精神的復興上，漸漸認出了它的倫理觀念。這戰爭，可說是一個從所未有的普遍趨勢。所以本書，就是通過武男與片岡中將兩種性格的愛國精神，而被日本人民所愛戴的。

同時，還可看出一個更爲重要之點，那就是本書有着一個意念，這意念是在作者所有的著作中具有特色，而在日本人民中引起了廣大的讚賞。因爲在特殊的日本家庭制度中：家長賦有特權，由於這個不合理的習俗，造成了無數極爲不幸的結果，如本書所寫的離婚，就是其中最顯著之一，而作者就在、

本書裏，爲日本人揭露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同時，作者對於這一問題的處理，是依照雨果、托爾斯泰、左拉他們的態度，這正如作者自己在某篇自序裏所明言，他的確是步他們的後塵的。他所取的立場，是人道、天性，而他這一意念，就貫徹在本書裏他那富有同情和想像的處理上。

作者名德富健次郎，一八六八年生於日本南部熊本縣，（譯者按：作者號蘆花，卒於一九二七年。）出身同志社學院。他的哥哥德富猪一郎，是當時一位著名的文藝理論家，當他的哥哥在一八八八年組織了一個名叫「民友社」的文藝社，他就立刻參加，並費了十四年之久的時間，悉心從事這個工作，後來他在日本文壇上，終於建立起地位，等到第一部重要小說本書問世，他的聲譽就到了最高峯。他的其他重要著作爲「回憶錄」與「黑潮」，（譯者按：最著名的尙有「自然與人生」。）前者係一種日記體裁，富有詩意與崇高思想，後者爲一種社會性小說，這已被漸漸引起廣泛的注意。

要把本書介紹給英美讀者，由於兩種文字的極端懸殊，這自然是一件艱困的工作。譯者只好不求完全忠實的直譯，但力求能再生本書的精神與旨趣。總之，譯者所希望的，儘可能會做到不致損及本書作者原有的美好評價。

書中人物

片岡中將

名毅，年五十餘，子爵，浪子父。

中將夫人

名繁子，年三十七八，浪子繼母。

浪子

本書女主角，年十八九，嫁武男。

阿駒

年十五六，浪子胞妹。

毅一

年七八，浪子弟，繼母所出。

阿道

年五六，浪子幼妹，繼母所出。

阿幾

年五十餘，浪子保母。

茂平

片岡家老僕。

川島未亡人

名慶子，年五十餘，武男母，浪子婆婆。

武男

本書男主角，年二十三，男爵，海軍少尉，浪子夫。

田崎

年五十餘，川島家管家。

加藤夫人

名清子，年四十五六，浪子姨媽。

千鶴子

年十七八，加藤夫人女，浪子表妹。

山木

名兵造，年五十餘，紳商。

阿隅

年四十餘，山木妻。

阿豐

年十七八，山木女。

千千岩

名安彦，年二十六七，陸軍中尉，川島未亡人內侄。

小川老婦

一個曾救浪子的婦人。

第一章

一

這是一個傍晚，地方是在上州伊香保。這時，在一家名叫千明的旅社三樓上，有一位少婦立在格紙門外，觀望晚景。她的年紀，大約十八九，梳着精巧的圓髻，穿着灰色細花紋的縐綢褂子，這上面襯着綠色的紐帶。

她的臉，長形而白皙；眉尖稍蹙，兩頰微瘦，這固然是美中不足，但身材纖長，儀態嫺雅，無疑是個端淑的人品。要舉個比喻，她不像梅花，會在朔風中逞強誇勁；也不像櫻花，會在春霧裏將花瓣紛飛作蝴蝶舞；而是像一朵蓮馨花，僅在夏晚的迷蒙中散放着幽香。

在這春日的黃昏，遠如日光山，足尾山，以及越後邊界的諸叢山，近如小野子山、子持山，和赤城山等群峯，都璀璨地浴在落日的餘暉裏。剛好有幾隻烏鴉，從下面朴樹上飛去，連這聲音，都像帶有黃金的顏色。這時有兩朵流雲，從赤城山的背後浮了出來。站在樓頭的少婦，正出神地看着這雲。

這兩朵雲，並不大過可用兩臂去抱，看去柔軟可愛。它們從赤城山頭徐徐分開，發着閃光，正像

兩隻蝴蝶，相並着，經過無垠的長空，飄向足尾山而去。但是，夕陽西沉，晚風四起，它們終於褪成淺紅色，被吹得上下分離，各自散入蒼茫的晚空裏。不一會，這下面的一朵，越來越小，以至完全消逝；這上面的一朵，也已褪成灰色，獨自在空中茫然地徘徊着。

最後，這山這天，都被遮掩在黑暗裏，只有這站在樓頭的少婦，她那有些蒼白的臉，還可從夜色中看得出來。

二

「小姐！」一個老婦的聲音，「——啊，我這人，又叫錯，哈哈。噯，少奶奶！我已經回來了。哦，好黑。少奶奶！您在哪兒啊？」

「哈哈，我在這兒。」少婦回答。

「您爲什麼在外面？快進來，快進來，當心會着涼。少爺還沒有回來嗎？」

「沒有。奇怪。」少婦推開格紙門，走進房內，「我想您最好叫賬房派一個人去接他。」

「真的，我去說。」

老婦一面說着，一面找來火柴，點起燈來。她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

樓梯响了，進來一個婢女。

「不知道爲什麼，你們的少爺，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就是說，」老婦接腔，「最好請你們派一個人去接他。」

「已經派去了，大概馬上就會回來了。——這兒有一封信。」

「哦，這是爸爸寫來的。」少婦以懷念的神情，反復地看着信封上的字跡，「這人，爲什麼到現在還不回來呢。」

「這是老爺寫來的嗎？」老婦欣然於色，「我很想知道他說些什麼。哈哈，我想他一定又會告訴我們很有趣的話。」

婢女關了格紙門，在火爐裏添了些木炭，就下樓去。老婦把包裹收拾到壁櫥裏，走近少婦這邊來：

「這兒多冷，跟東京差得太遠了。」

「這兒是五月開櫻花的。阿姆，您坐到這兒來吧。」

「謝謝。」老婦在少婦一旁坐下，細細地看着她的臉，「我真不會相信，您這樣梳着圓髻子，端莊地坐着，就是我會經看護過的小女孩。當您媽去世的時候，您還背在我的背上，哭着叫：『媽媽！』」

媽媽！』這真像還是昨天的事。」她撲簌簌掉下眼淚，「當您上喜車的時候，這副高貴的模樣兒，要是給她看到，她該多，多高興啊！」她以衣袖拭淚。

少婦受到感動，將頭低着，只是她的那只遮在火爐上的右手上的戒指，發着燦然的亮光。

「對不起，」老婦隔了會兒抬起頭來，「我又說了這樣的話。哈哈，年紀一大了，說話就沒檢點。小姐，——啊，少奶奶，您的少年運不好，受够磨難，虧您也會挨到現在。不過，現在好了，從現在起，可過快樂的日子。您想，少爺是個那樣溫良的男人。……」

「喂，少爺回來囉！」

婢女忽然在樓梯口叫着。

三

「啊，好累！好累！」

這是一位年約二十三四的青年，身穿西服，脫了鄉間步行的草履，走上走廊，對迎接他的兩個婦人，微微點了一下頭，再回頭向那個提着燈籠的少年：

「辛苦，辛苦。再麻煩你，把這花養在水裏好嗎？」

「哦，這花好美麗！」少婦贊賞着。

「真的，這杜鵑花好美麗！」老婦附和，「哪兒採來的，少爺？」

「真的美麗嗎？」青年得意地，「你們看，還有黃色的，葉子很像石楠。我特地採來，明天讓浪好插。……哦，我現在馬上要去洗一個澡。」

「您看，我們的少爺多有勁兒，一個海軍官，一輩子有活力。少奶奶，您想是不是？」少婦含笑不語，把青年的外套，輕輕地刷着；刷好，暗暗地吻了一下，掛到衣桁上去。不久，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從樓梯那邊來到格紙門外，青年回來了。

「啊，好舒服！」

「少爺，您那麼快就洗好？」

「你不知道我是一個男人？」

青年愉快地笑着，由少婦幫忙，穿上粗條編織的棉袍子，說聲「失禮」，盤腿坐在坐墊上，（日以盤腿坐爲不敬——譯註）用兩手擦着臉頰。那個留着東洋髮的頭，很是圓滿。被太陽晒了的臉，好像熟透了的桃子。眉毛濃黑，眼睛炯炯有神。鼻下，雖可看到毛虫那樣的薄髭，臉上，却不知哪兒還著一些雅氣，並時常帶着笑容。

「這兒有信。」少婦將信遞給青年。

「哦，這是你爸爸寫來的。」青年稍改一下姿勢，拆開信，從裏面跌出另一封來，「還附有一封，這是給你的。——唔，唔，看樣子，他很好。……哈哈，真有趣。……哈哈，真會說笑話。」他把信看好，摺起來，放在一邊。

老婦搬來晚餐的飯菜，少婦也看好信，抬頭回顧着她：

「阿姆，爸爸叫我問您好。他說地方氣候不同，您要好好照料自己，別惹出老毛病來。」

「哦，多謝他這樣關心我。」

「那麼吃飯吃飯。」青年急急坐到桌邊來，「我今天只吃兩個飯糰，跑了一整天，肚子餓得要命，哈哈。……噯，這是什麼魚？又不像鮎魚。」

「他們好像叫水蘆魚，是不是，阿姆？」

「是的，他們是這樣叫的。」

「哦。味道真不錯。……噯，阿姆，給我再來一碗。」

「哈哈，我的少爺，您吃得那麼快。」

「你不知道，今天我從榛名山爬到相馬嶽，再爬到二嶽。這兒派去接的小孩子，在我回到屏風

「岩才碰到的。」

「真的走得那麼遠嗎？」少婦問。

「當然。啊，從相馬嶽一望下來，風景真好看極了。浪，你也要去看看才好。這一邊，全是廣闊的平原，利根河遠遠在淌看。那一邊，真所謂重山疊疊，在這上面，富士山頂都可以隱隱看到，真好看極了。要是我會做詩，一定要和人磨（詩人名——譯註）較量一下，哈哈。——噯，阿姆，再來一碗。」

「那一定風景很好，我也要去一次。」少婦嚮往着。

「嘿，要是你浪也會爬上去，我一定特製一枚金鷄章（勳章名，賞賜武功卓著者。——譯註），奉贈給你。我生平從沒見過那麼陡的山坡，大約有十多條鐵索，從上面掛下來，可以拉着這鐵索爬上去。這在我，一點用不到。我在江田島（日海軍學校所在地——譯註）受過訓練，就是爬上桅桿梢，再把自己吊下來，都沒問題。可是你啊，我想你這双小脚，恐怕連東京的泥巴都沒有碰到過吧。」

「你這樣說，」少婦笑着，微微紅臉，「我在學校也學過體操。……」

「哈哈，算了吧，你們這種貴族女學校的體操。對啦，我還記得，有一次去參觀你們這個學校，看見許多女孩子，手裏都拿着一把扇子，嘴裏唱着『地球上，有國家，……』合着鋼琴拍子，叮咚咚咚，一上一下地跳着。當時我以爲在練習舞蹈，後來才知道，這原來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體操！哈哈

哈。」

「你別說這樣挖苦人的話。」

「對啦對啦，那時有個女孩子，靠近山木女兒的旁邊，披着長長的頭髮，穿的是，……唔，葡萄畀的裙子，只管一個勁兒地跳着，我想這大概就是浪。」

「哈哈，你真是。那麼你知道山木的女兒？」

「這怎麼不知道，她的爸爸全靠我的爸爸一手提拔，老是到我們家來的。——哈哈，浪，現在你沒有話說了吧？」

「你要這樣說嘛。」

「哈哈，兩夫妻不可以相吵，」老婦打趣地從旁插言，「來來來，我給您們倒兩杯茶來和解和解，哈哈哈哈哈。」

第二章

一

這位青年，名叫川島武男，他是男爵，也是海軍少尉。他新近憑媒說合，和一位名震海內的陸軍中將子爵片岡毅的長女浪子結婚。他利用假期，偕同新娘，和新娘從娘家跟過來的老保母阿幾，在五天前，來到這伊香保度蜜月。

浪子的母親，在浪子還只八歲時就去世了。所以浪子對母親的面貌，都不能清楚地記起來。不過她知道，她的母親始終是面帶笑容的。當浪子的母親臨終時，把浪子叫到床邊，用她的瘦手握住浪子的小手說：「可愛的孩子，媽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了，你要聽爸爸的話，疼愛妹妹。將來你長大之後，……」說到這裏流下淚來，「媽不在，你還會記住媽嗎？」一面撫着浪子的頭髮。浪子那時的頭髮，剪得很長，是披在額前的。關於這些，都深深印在浪子的腦海裏，無日或忘。

一年之後，浪子的繼母來了，從此什麼都全改變。她自己的母親，出身望族，雖然治家嚴謹，待人却很溫謙，夫妻的情愛更是篤厚，所以常可聽到婢僕們的暗地稱道，說像這樣和睦美滿的家庭，是